■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8月4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思旋天地 思旋

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

現代教育乃全民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非學校及家長負責而已。可惜，現在時代的風氣甚壞，有部分別有用心的人扭曲事實，挑戰現代文明及道德標準，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使人震驚遺憾。

港大發生由學生衝擊校委會之風波，令社會震驚。港大十院長發聲明，不能縱容惡行，對存在部分以不文明行為企圖搗亂運作的人，深感不安。社會各界應譴責不尊重法治和校規，動用暴力罪行達到己之目的的行為。受事件影響之大學校委盧寵茂雖然不追究學生，重點是教導，惟並不能解決問題。香港是法治之區，應該守法及尊重執法。據聞，隨港島西區警署接手，一併調查涉「非法禁錮」案，相信最終必依法獲解決。更遺憾者，某些反對派不責怪搞事者，反指責校委頗倒是非黑白，更非學者所為。社會反應負面評論甚多，對香港教育前景及路向深感懷疑，對香港青年未來發展評價深感懷疑。

當下香港青年問題並非全屬負面。事實上，不少青年是非常優秀的。家長身教言教，任重道遠，始克有成。不少優秀青年是富二代，並非二世祖，已成功繼承父業、青出於藍者不在少數。有「中國高爾夫之父」之稱的已故朱樹豪博士，他的大公子朱鼎健便是一個成功的優秀青年企業家。他繼承父業，青出於藍，觀瀾湖高爾夫集團從深圳到海南，以及神州大地，遍地開花。潮籍大佬馬介璋之公子馬鴻銘不但事業有成，也是成功的青年領袖，獲政府重用，得授勳銅紫荊星章及太平紳士。

企業家彭曉明、原女童軍總監徐美雲伉儷之公子彭穎生也是青年領袖。他積極協助父母營商，為公司之總經理外，還是遼寧省青協常委、香港黃大仙兒童合唱團的會長，深得黃大仙民政處重用。最近，彭穎生仕途更上一層樓，獲選全國青聯委員，前途無可限量。另外一批值得嘉許之青年創業家，自力更生，在自創一番事業之餘，積極參與愛國愛港社會服務之行列。奧福兒童音樂國際教育機構董事長丁建華最近創辦香港兒童鼓樂團，非常出色。自創生歷奇教育機構之梁思韻，中英文俱佳，是熱心的青年工作者。白手興家之青年藝術家鄭穎芬歌唱藝術一日千里，今年獲選為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等等，堪稱青年人的好榜樣，值得嘉許學習。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內疚

到達紐約的第三天，我們一行十一個家人，乘搭預先訂的兩部私人車，到市中心的郵輪碼頭展開八天的巴哈馬郵輪假期。當抵達碼頭，各人下車把行李取下的時候，就在那一刻，母親原來看不到路邊的高低，不小心跌倒。因為當時忙着下車及顧及行李的關係，沒有留意到。而另外乘坐另一部車的家人反而看到整個情況，但因仍在車上，未及幫忙，只好眼睜睜看着母親跌倒地上。而我轉過頭來，母親原來已經被兩位打扮高貴及非常友善的黑色人種女士扶了起來。好在母親沒有任何損傷，我們一家人便連忙上前衷心感謝這兩位女士，而我那一刻非常內疚，為什麼不好好照顧母親，不應該讓她有任何問題發生，不斷自責，但亦感謝上天保祐，母親沒有因跌倒而出問題。

雖然小小的跌倒，只是小小事情，但對於一位老人家，而且是自己非常愛錫及珍惜的母親，可以說是不容有失，而且可大可小。

所以之後也不斷問候母親有沒有什麼問題，她說：「邊度有事呀，只係唔小心，睇唔到地下高咗一級，唔使擔心」，自己也安心迎接這個開心郵輪假期。

但我也相信人與人之間是有一種奇妙的緣分，無論是能夠成為自己家人也好，成為朋友也好，好像命中注定一樣，就連在街上或任何地方相遇的人，也是一種上天注定的緣分。

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在郵輪上有二千多個乘客，但在船上便跟這兩位女士碰過多次面。而其中一次最有緣分的，就是當郵輪起航之前，會做一次安全示範，每位遊客也需要跟着指示，到達郵輪上其中某個地方分批集合，每個批次大概十人。而去到集合地點的時候，發現十個人裡面，除了我跟母親及家姐之外，還有這兩位黑人女士。你說這是不是緣分？因為在二千多人當中，我們竟然成為其中一個組別，不得不說，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緣分。

所以我經常也說「珍惜」，除了要珍惜有幸成為家人的每位成員之外，其實身邊的朋友、同事的相遇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緣分，也應該值得珍惜。所以有時身邊的朋友也會問，每年捨棄很多賺錢的機會，也要放一個長假期，到外國探望屋企人值得嗎？就好像今年，其實有一個演出舞台劇的機會，但我也選擇放棄這個機會，其實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代表——「值得」。

聊易談經 汪雙六

同人卦

兒時不愛講話的小夥伴與我驀然相見時，已經是一個兩鬢飛霜的壯漢。他準備在家鄉創辦一個農業合作社，專程向我諮詢其發展前景。根據他當時占得的《同人》卦變《乾》卦，我說：「生意好做，夥計不和。卦中世爻亥水受辰土之尅，變卦乾金剛亢無制，到二零一二年秋，如果合作社沒有解體，或許還有發展機遇。」他還是在當地組織了七八個農民，把合作社興高采烈地辦了起來。豈料到具體辦事時，大家居然寧肯舉債租地僱工，誰也不願獻出土地和下田幹活；在營銷環節個個見縫插針、雁過撥毛；出了質量問題互不認賬、互相叫罵。乃至於合作社多存在一天，每個成員的債務、憤怒和恐懼就多增加一天，幸好在二零一二年國慶節前夕各自分攤了債務，順利散夥。

《同人》卦探討謀求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原則及路徑，卦辭說：「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愈是宏大、壯麗的藍圖，就愈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共同奮鬥，這就必須首先謀求最廣泛的社會共識。命令和法紀無法從根本上統一人心，只有把共同理想的內容對準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期望，才能形成廣泛的共識和合力。只有時刻保持大公至正的原則和方向，才能使業已形成的共識與合力堅不可摧。只有提出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差異而形成的共同理想，才能使共識與合力像海納百川一樣日益雄渾與博大。謀求共識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個性而一味求同，而是要讓共同理想的成就全面回饋各階層中所有人的利益訴求。

初九、同人於門，無咎。一個不善於與他人達成共識與合作的人，他一生的事業注定十分孤苦，僅憑單槍匹馬的辛勤忙碌，頂多不過維持一家飽暖。一個人在創業之初，如果能與家人及身邊人團結一心，他就擁有了一支能夠協作分工的基本團隊，事業就能夠迸發出巨大的合作的張力。

六二、同人於宗，吝。執政者肩負着組織並聯合全體民眾達成奮鬥共識的重任，如果他的感情和興趣只熱衷於培植親信和拉幫結派，就是一種求小同而增大異的危險行為，嚴重偏離了大公至正的原則及方向，日漸收攏的人心會再度產生無法收拾的裂變和潰散。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之所以躲藏在高山深林裡三年都不敢下山，是因為有很多人埋伏在暗處把他列為射獵對象。這不是他本人罪大惡極，而是因為他是資歷最淺卻又是與執政者血緣最親的人，很容易受到違規重用。為了珍惜和維護大公至正的局面，執政者主動讓自己的親人迴避到山林深處，以期以求大同而滅小異的行動取信於天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不能把全副精力用來發洩自己的環境沒有與他人的環境完全一致的幽怨，要謹防因盲目求同而鑄成引狼入室的大錯。雖然在主張求同存異的時代不可走向去同求異的道路，但至少要讓虎視眈眈的敵手無機可乘和無懈可擊。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趙國，武將廉頗因文官藺相如突然官高於己而憤憤不平，揚言要當面羞辱藺相如。藺相如因此而逃避一切能與廉頗碰面的機會，被他的門客視為膽小如鼠。相如耐心地解釋說：「我敢於在刀槍如林的大堂上當面斥責秦王，又怎麼會害怕廉頗呢？秦國現在之所以不敢侵犯趙國，就是懾於我和廉將軍的存在！如果我們兩虎相爭不就是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嗎？」廉頗輾轉聽到這番話後，慚愧萬分，立即袒胸露背來到相如門前負荊請罪，兩人從此結為共同保家衛國生死與共的朋友。

上九、同人於郊，無悔。把謀求共識的範圍擴展到邊遠地區的每一個封閉的角落，雖然未必能得到熱烈而快捷的響應，但這是創建大同社會的應有之義，同時也讓理想的光輝在偏遠的角落留下一份難以忘懷和難以替代的溫暖。

百家廊 吳小彬

說盡人間路不平

實話說，我好些年沒有認真讀過中國作家的小說了。總覺得一些寫作者沉湎於自我營造的情緒裡，與現實社會有太多隔膜，也看不出對人生有什麼深刻的領悟。不過，半月來，我倒是仔細看了閻真的《滄浪之水》，並感到有必要寫點什麼。

《滄浪之水》以南方某省衛生廳為原型，描寫了池大為、馬垂章等一批有文化、有良好教育背景、且身居要職的官員。不過，在小說中，一個人再有文化，即便是教授、博士乃至博導，也要屈服於權力。單位有規則，體制有章法，不管你有多大學問、多高本領，只要廁身機關，就要先懂得規矩，即必須聽命、順從於長官，在上司面前俯首帖耳、恭敬伺侯，不然就要栽跟頭。

池大為是中醫專業研究生畢業，分到廳辦公室任職。幾年下來，雖見識了些場面，可書生氣還是太濃。廳長馬垂章虛懷若谷，在會上號召大家提意見，幫領導改進工作，「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池大為不明就裡，便對廳裡公車問題說了幾句。他以為自己是出於公心，分寸把握不錯，還以醫務工作者的情懷作結，不想恰恰得罪了馬廳長，馬廳長上下班坐專車，同時用公車辦私事也最多，別人都不就此說什麼，你池大為偏跳出來。看來，你還是不諳世事，沒經過風雨，不知官場玄機，不懂上司心思。結果，廳裡的天是沒塌下來，池大為的天卻塌了，他被打發到一個最冷僻的角落——中醫學會，一待就是五六年。清閒是清閒，可手中無權，誰也看不起。和老婆住在筒子樓，後來有了孩子，丈母娘來幫忙，全家擠一間屋裡。一次，孩子讓開水燙傷了，急着送醫院，可就是找不到車。

生活的窘迫，現實的殘酷，讓池大為明白，不能再堅守所謂的良知，知識分子的清高和德行一分錢不值。「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是自我，是生存，是活着。你不是個人物，人家憑什麼看得起你？世界變了，一切都顛倒了，權和錢是主宰，是真正的硬道理。善有善報？如今天地間只迴盪一種聲音，一個命令，要不顧一切去與別人爭、鬥、搶，哪怕眼前是一潭死水，也要跳下去撲騰，把東西抓到手就說明你有手段，你有計謀，你有本事。

池大為決心重新做人。機會很快就來了，馬廳長的孫女感冒發燒，在醫院要輸液，可醫生護士怎麼也扎不進針，廳辦公室副主任丁小槐想起池的妻子董柳號稱「董一針」，技術高超，半夜跑到池家叫人。池陪妻子來到醫院，解了燃眉之急，也再次進入馬廳長的視線。當然，這次不一樣了，池脫胎換骨了。廳裡一些不滿現狀的人，欲聯名狀告馬廳長，想讓池也簽名。稍加猶豫後，池深夜跑到馬家報信。有了準備的馬，輕易擊敗政敵。不久，馬廳長安排池去讀博士，稍後提拔為副處長，同時分到了兩室一廳住房，逃離了筒子樓。池心裡明白這都是廳長所賜，更知恩圖報。他將自己的學術論文，署上馬垂章的大名，動用北京同學關係，報上了全國科研課題。次年大澇，池替馬衝鋒在前，從前被馬貶到一農場做醫生的戴妙良死在崗位上，池利用記者將戴描寫為受廳裡指派、栽培，來到農場「救死扶傷的良醫」，光輝事跡感動全省，戴成了「衛生廳的驕傲和榮譽」，馬廳長臉上最有光彩。馬屁會拍，護駕有功，池擢升為廳長助理，幾年後，馬廳長退休，池大為接任。

當上廳長的池大為，只做了幾件順應民意的事，其他方面則照搬和複製前任。他也講「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可當辦公室的龔正開說了幾句不太中聽的話後，他就變了臉，指令人事處把小龔調到中醫學會去，「給他一個警示，摔一跤，讓他明白信口開河可不是喝蛋湯」。

■《滄浪之水》書中內容有一種道破天機的意味。 網絡圖片

池自然沒忘記個人多年前的遭遇，就因為幾句真話，被冷晾了好幾年。可今天的池大為，已經不是過去的人了，已經貴為廳長，「現在是現在，我坐在這個位子上，就由不得我不在這個位子上考慮問題。有想法可不是什麼好事，有想法也得給我把嘴閉緊了，裝個啞巴。還在會上說，那還了得！還有沒有規矩？總之你不該說，說了便是你的錯！」

整部小說讀下來，最讓我心驚的就是這種權力思維和權力意志。池很清楚，小龔並不壞，和自己當初一樣，年輕氣盛而已。可原諒了他，就等於開一個危險的先例。人們常說某某人一坐上高位就變了，他坐在那個位子上，不變，行嗎？看來，歷史並不荒謬，有些人一生潦倒是必然的，他們只能如此。

多年的觀察和閱歷告訴我，馬垂章、池大為這樣的人，在現實中並不鮮見。雖然在全套體制機器中，他們也不過是零件，可他們是重要部件，他們的喜怒好惡、一舉一動，決定着屬下千百人的命運和境遇。作為個人，他們也許才識淺陋、平庸無趣，但頭罩權力的光環，他們便顯得深沉、威嚴、神秘。他們受惠於權力，深知權力的重要。他們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或後來神速領會了權力的萬能與乖戾。他們的思維、言行，甚至面部表情的瞬間變化，均牽連權力而來，他們考慮最多的就是維繫自己的權勢及權威。權力的合法性、威嚴性、正確性，不在別的東西上，僅僅因為是權力。如果說他們也有一種行事風格和思維邏輯的話，那麼這便是「誰官大誰有理，官位本身即真理，權力的威信是天，權力的勢能鬼神不怕橫掃一切」。任何人不能違背權力的意志，誰違背誰遭殃，哪怕你有再多的道理，用心是何等良苦，只要你說話做事讓長官不高興了，那你就得付出沉重的代價，名譽、地位、利益、家庭幸福，一切的一切，倘若執迷不悟，不加痛改，你就完了。

所以，這麼多年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我看見太多丁小槐那樣對權力卑恭服侍的人。他們照顧上司的飲食起居，忙前跑後辦理一切雜務，他們早早體認了權力的能量，成天都在揣摩上司的心理，對上司說的每一句話，甚至一聲咳嗽，都要反覆琢磨，半夜裡還在一遍遍回味。這些人沒有起碼的道德良心，沒有一絲一毫正義感，在他們心中，權力壓根就不是為民眾服務的，而是任少數人隨性使用的。當然，奴僕式的伺候也是期待回饋的，長官自然懂得他們，於是他們便搶在別人前面更早得到重用、提拔。

有人說，《滄浪之水》寫出了權力和金錢對精神價值的敗壞，有一種道破天機的意味。有人說，經受着人格的煎熬和靈魂的拷問，知識分子在權力威逼和生存困境中抉擇與反省，使作品具有了思想力度。我們生活在權力翻雲弄雨的情勢中，你是學池大為？還是效法丁小槐？或是只能做一個戴妙良？

我剛從網上看到，一個戀愛中的年輕女子，在男友大學畢業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時候，送了他一本《滄浪之水》。

見多識廣 尹樹廣

消失的「股神」

六月初回京出差，感受到「大時代」全民炒股的激情。社區看大門的李師傅股齡二十多年了，豪情萬丈地告訴我：「這波牛市至少要持續一兩年。」建行一位朋友說得更猛，現在國家讓你掙錢，你不掙腦子有水。

這是一個人人都是「股神」的季節。

一個多月後的今天，我再回到北京，「股神」消失了。飯桌上已無人提及股市，我主動提起話頭，大家都搖頭嘆息。我聽的一個最慘的實例是，朋友一位同事將家中千五萬儲蓄拿出來，現在只剩下兩百萬，好在此君未借錢炒股。

股災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使財富大為縮水，更給人們身心帶來長遠後遺症。

我一個侄子在股海弄潮十餘載，辭工專職炒股，一度在股市投資六百萬。上半年，他幾乎每天在微信上晒「心得體會」，一天能賺三十萬，我真替他高興。誰知只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和參加股東大會考察云云，有時一天能賺三十萬，我真替他高興。誰是少賺了些，沒問題。孰料兩周後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他的微信，說特別希望與我聊天。

他的微信是這樣寫的：「最近，我每天都在回憶這段瘋狂的股災！我不能自已……這些天來，我不敢去雪球論壇（股市論壇）長時間泡！雖然賺了錢，但上周三、四、五開始，我一直想自殺！」侄子的文字讓我恐懼，讓我必須承擔起「聽」的角色，當一回「心理醫生」，以分擔他極度的不安和焦慮。他告訴我，曾經借了一點五倍的槓桿，有時一隻股一天可賺三十萬，感覺飄飄然的，但現在愈想愈害怕，夜裡睡不着覺。好在我只做了一周多「醫生」，他的情緒便舒緩了。我幫他完成了心理宣洩的過程，也有一種滿足感。

我非股民，也不太懂股市，但親朋好友股海沉浮，我與它自然脫不了干係。現在人們的財富觀念和能力愈來愈強，投資房產、期貨、金子和股票等無可厚非，但倘超出物質和心理承受力，那就大錯特錯了。我一直認為，知足常樂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用「保守」將其一筆勾銷過於武斷。

侄子還在炒股，但把槓桿全還清了。幾天前，他在微信中又信心滿滿地告訴我：「中國股市走向成熟的標誌就是價值投資，買入有潛力的、成長性極佳的、分紅能力強的公司。雖然任重道遠，但這一天一定會來。」

哈哈，消失的「股神」又回來了！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李英愛的晚餐

兩年前朋友陪我去首爾玩，發現她很喜歡吃石頭鍋拌飯，有「天天吃也不厭」的豪語。前天經過誠品，見到《李英愛的晚餐》，封面上這位國寶級「氧氣美人」極吸引眼球，翻開來看，真的有講拌飯。如第三章「五台山找到的兩個寶物，拌飯的再組合」，又第四章「隱含在晚餐裡的韓國飲食故事」，有節專講「完美搭配和融合的象徵，拌飯」。大喜買下，打算送給女友。

回家後忍不住「偷看」了好些，抄點跟大家分享。李英愛近年相夫教子，歸園田居。今次出山，是為了拍部探討韓國飲食文化的紀錄片，這書應是成品之一。

她這樣寫：「離開首爾熟悉的生活，搬到京畿道陽平汶湖里也是因為孩子。搬到京畿道陽平汶湖里也是因為孩子。我對於聽着鳥叫聲醒來，和各種小蟲做朋友，到處跑跑跳跳，以石頭當碗盤及花草為飯菜的家家酒，始終懷抱極大的憧憬……生下兩個孩子後，決定實現這個夢想。我家的庭院沒有樹，好讓孩子盡情跑跳；客廳沒有傢具，取而代之放置了就算跌倒也不會受傷的六塊卡通墊子。造訪我家的客人都會嚇倒兩次，一開始被沒有樹只有草皮的庭院嚇一跳，進到屋內又被沒有任何傢具的空蕩蕩的空間嚇一跳。家裡唯一的傢具是廚房旁的餐桌和書房的書桌。曾幾何時，兩個孩子佔了生活中很大的比重，成為我人生的中心。」雖只是譯文，也可感覺到這個媽媽的價值觀。沒樹的大片草地和沒傢具的大客廳，讓孩子享受無障空間，要內心很安穩的父母才會做到。

李英愛也想到除了為家人外，其實很少為其他人下廚，於是有次請了汶湖里的鄰居去她家吃晚飯，像她經常幫襯的麵包店東主，曾為她雙胞兒接生的醫生等。她不以烹飪高手自居，只是親自弄了桌家常菜；客人也不當她是明星，只是個普通主婦，大家過了個愉快的晚上。

她在書裡問，你幾時為家人以外的人下過廚呢？我真有點心動，是不是要煮點什麼，跟鄰里聯誼聯誼。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成報》同學會

三十多年前樹仁新聞系畢業，第一份工作入《成報》做記者。本欄月前刊登拙作《求職面試》一文裡，提到當年往《成報》面試，因年少狂妄無知，竟向時任採訪主任黎之明「拍心口」保證：「我辦事，你放心。」結果弄巧反拙，黎主任嫌我輕浮，拒絕聘用。

《成報》舊同事看到拙作，要求補充解釋，既然黎主任拒用我，何以後來又在《成報》出現？此事說出來很慚愧，我因「貪慕虛榮」——當年《成報》銷量第一，薪水最高，故立志要入《成報》，於是返樹仁向校監胡鴻烈求助，懇請他寫推薦信。

胡校監愛護學生如子女，一口答應。他寫完後，先讓我看內容才封信口。到今天我還記得，信末他寫道：「如獲錄用，感同身受。」此信直接寫給《成報》社長何文法，黎主任是受了委屈，被迫聘用我。事後他沒說出去，我當然也不好張揚。如今《成報》已經面目全非，此事說出來亦無妨了。

《成報》舊同事很念舊，很長情。大家離職後，一直保持緊密聯繫，更組織了「同學會」，定期茶敘晚宴。聚會人數由最初的兩三圍酒席，後來拖男帶女，發展至五六圍了。同學會這種念舊長情，皆因前總編輯韓中旋的凝聚力。

當年韓老總喜歡賭馬，每逢周末他贏了錢，必定掏腰包買油雞燒鴨「有骨落地」，在採訪部大宴同事。老總領頭，大家趁機偷懶，談笑胡扯間，加深了感情。後來聚餐成了風氣，同事「劃鬼腳」湊錢回請老總。每天下午一到三點三，自然有同事自告奮勇，替各人落街買奶茶咖啡三文治；乘機擲筆，奉旨偷懶。

最後一次參加《成報》同學會聚餐，是在灣仔一海鮮酒家。當晚出席人數不多，只有兩圍。韓老總帶來威士忌，有酒量而能夠和他對飲者不多，沒關係，不醉無歸。這一晚，大家藉醉懷念當年《成報》報慶，何文法出手闊綽，邀富人食堂「福臨門」大廚到會，大家食個不亦樂乎。